



佛教的「安居節」在緬甸

樂觀

U.Ke Thaya

近接「菩提樹」雜誌主編朱斐居士來信，

殷勤索稿，我本慚愧是個讀書不求勝解的人，不善爲文，何況住在這一個「小乘」國土狹小圈子裡，即或有點見解，也就等於坐井觀天，所見所知有限，要是把它形之筆墨，那未免貽笑大方了。且目前正在「安居節」中，緬甸佛教比丘各人每日都有一定功課行持，一時無暇覓得適當材料，今爲酬答朱居士的熱望，姑就目前緬甸這個「安居節」的現實情景，寫點出來，作個報告，聊以塞責，算作交卷。

佛制戒律，定每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這三個月，爲比丘的「結夏」日，所謂結夏安居，它的意思因爲在印度南洋一帶地方，這三個月，正是雨季時候，也就這大地上一切生物最易生長，最活動的時候，佛令弟子比丘，在這個期間，不要行脚，爲的是恐怕傷害生物；另有一說，比丘平時四方走動，起心動念，言語行藏，難免沒有放逸過失的地方，乘這雨季安居一處，藉作自我檢討，自己策勉自己，加緊修持功行，總之，這個節令，就是佛子比丘懺罪自修的節令。

寶華山律宗門庭，更是認真，試觀我國各省每個古寺廟叢林方丈室裡懸掛許許多多牌子當中，就有「結夏」和「解制」這兩個牌子，就可以知道了，這個風氣在中國却維持了一個相當的時期，迨至清末，才漸漸正式鬆弛下來，到了民國，就很少有人注意這件事了，革命的怒潮澎湃以後，更像「矮子下樓梯」一步不如一步，所見到的，只是方丈室掛着堆滿塵土的這兩塊「結夏」「解制」的朱漆牌子，却沒有人來實行這件事，在大江南北幾家大叢林裡，它們偶爾爲了顧全叢林的局面，莊嚴山門起見，到了「安居節」這天，就把「結夏」那個牌子送到客堂門前掛上一兩點鐘，以點綴風景，至多虛演故事在佛殿上擺擺幾樣供養唱香雲蓋了事，經過八年的抗戰，古人遺留下來的這個美好風氣，也就隨着戰雲烽火煙消雲散，而今連僅僅乘下的那兩個牌子也不知去向了！在晚近一般新僧腦子裡，恐怕連「安居節」這個名字都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呢！像這樣重要的節日，如此冷落，佛教的精神，比丘的品格，又怎能提高？

可是，佛制的這個「安居」節令，在南方佛教的緬甸地方，千數百年來尚被佛教徒奉奉行着，出家比丘，和在家的信士男居士女弟子們，把這個節令並且認爲是每年當中最重要的一個節令，每逢這個節令到來，那是特別熱烈隆重舉行

世界各國的曆法，互有差異，今年我國農曆六月十六日，正是緬甸佛曆二四九八年四月十五日，這一天，也就是緬甸「安居節」的日子，緬名叫做「瓦梭月盈節」，「瓦梭」兩字，是緬甸四月的月名，月盈是十五日，我們且看緬甸佛教徒衆和全國人民對這個節令是如何的重視？如何的熱烈隆重？這一天，全國各大機關，各學校，海關，郵政，報館，都遵奉政府的命令，一律放假一日，全國屠宰業從這一天起，禁屠三日，聯邦總統暨內閣總理，分別請高僧應供，並大量地施捨袈裟，民間男女信徒也是一樣，或個人或集團請寺廟比丘應供，施捨袈裟，和比丘應用各種物品。清早，少女們成群結隊跑到郊外摘取鮮花，（她們叫作「瓦梭花」）去到寺廟佛塔上去供佛，婦女們都一個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頭上頂着鮮花，臘燭，椰子，香蕉，水菓糧食，糕餅，也有頂着比丘應用的物品到寺廟裡去拜佛，每個寺廟和名勝地方，都是擠的水洩不通，每一處人潮裡面，當然還有老公公老婆婆，少年男子和小孩，各地由民間組織的歌舞班，從這一天起，分別在各名勝各寺廟歌舞演唱三日，政府對全國各地寺廟所用電燈水電費用，在「安居節」期內，一律收半價，這些都是每年的舊例，所謂新熱鬧，還是舊習慣，今年所不同的是內閣總理宇汝（U.Ke）特製每支百十斤重，高長六尺的大臘燭十二支，分別贈送全國各佛教名勝地方

，在這一天燃點供佛，增加了這一個有趣的點綴。這裡，再看寺廟裡面的情形，「安居節」前一天，男女信徒都忙着到寺廟去整理打掃佛堂僧房清潔工作，張掛燈火，以迎接這個幸福的節日，「安居節」這天上午，寺廟住持僧和比丘大眾接受男女信徒的拜賀，中午，去到信徒家應供，應供的儀式，我在「人生」雜誌上寫的那篇「緬甸佛教漫談」文字裡面已經略略提到過，還是那一套，照舊比丘進門時，由一男信徒手持毛巾跪在門前給每個比丘揩去腳上泥土，男女一齊跪拜頂禮，有的女信徒把頭髮打散鋪在地下，讓比丘從她的頭髮上走過去，然後入座，開始喫飯，設備的菜飯，比平日豐盛，照例飯罷喫牛奶咖啡，點心，再喫水菓水食，然後喫清茶。喝完茶，嚼檳榔，吸草煙，一切過場完畢，然後由住持開始爲男女信徒說「三皈與五戒」，他（她）們都坐在地下屈着腿膝，（一支腿向內盤着一支腿向外灣着這是在家信徒與比丘對坐的一種正當款式）又手合掌，隨聲應和，這一天所不同的是加念「達摩經查經」，（是懺罪庇福的經）住持面前擺着一盆米，上面放着鮮花，椰子，香蕉，茶葉，砂糖，和袈裟各物，另外由一男信徒手捧一杯淨水，一個瓷盤，住持念着經文，他就把水一滴一滴滴在盤裡，經文念完，水也滴完，這表示罪孽已經懺盡，獲得幸福，水滴完了，大眾齊聲唱念達都！達都！一齊向比丘拜謝，「安居節」中應供，才舉行這種儀式，緬名叫做「葉最洽列」，是懺罪得福的意思，完

畢，比丘辭出，大眾又跪拜，像這種場合，在「安居節」中，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一次兩次，我曾參加兩個一百多信徒聯合舉行，大場合，前一個，是仰光一般大學中學教員們舉行的，飯食設備的豐盛，不用去說它，但就比丘坐位的鋪排來說，可算豪華講究到萬分，全是鋪陳意大利金絲絨五彩毛毯，飯食訖，誦經畢，然後由一班穿着色色的衣裙的男信徒頭頂着供養比丘的袈裟，花，米，椰子，香蕉，蠟燭，隨着比丘送到廟上。第二個大場合是到軍營裡去應供，這是一般信佛的軍官和士兵聯合起來的一個舉動，我參加這次應供，大受感動，試想當丘八老爺的，每月餉幾何？還能發心供養比丘，只有佛國才有這種奇蹟，而最令我感動的是他們在供僧的這個時候，凡是參加的人，不論是官是兵，一律把武裝脫下，改着便服迎迓比丘，其一切儀式規矩，與其他的信徒一樣，不減一點，不少一點，並且個個都會念誦「三皈」「五戒」和「懺悔文」，這不能說不是奇蹟！可見緬甸在家人對佛法僧三寶的信念，是純潔真誠的。

「安居節」那天下午，就是寺僧實行「安居」儀規的時候，第一件，就是照習慣上如附近地區住有戒臘高的大德，不問同不同宗派，只要是在周圍三十里路範圍以內，本廟的住持僧就率領寺僧安居住於比丘及沙彌大眾和到來守齋的男女居士一同去參拜他，這天我同着去參拜的有兩位大師，一位八十多歲，一位已過古稀之年，還有五十多年的戒臘，當去的時候，師住的地方距離本寺有二十多里路，又不能坐車，天氣又炎熱如火，「安居節」日最重要的禮節，緬名曰「格朵」，如果不去，就是輕視戒律，根本失去安居資格，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一同去參拜，那位八十歲的大師，是住在很偏僻一個小森林裡面，他住的房子，是個矮小又破漏的草茅蓬，面如古銅，說話音聲如洪鐘的响亮，一望而知是位有道行的高僧，這位大師却不是純粹緬甸人，原來他的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緬甸人，他在緬甸生長，又在緬甸出家受戒，因為他的家信衆同樣地尊敬他，他的名字叫字並雅萬達，我們見面時，照例禮拜後，由住持僧代表大眾向他致敬問安，並祝他今年在「安居節」中無病無惱起居安，度生自在些個詞語，他聽了隨着答道達都！達都！達都！然後一同到佛堂同修一次懺法。另外那一位，是我的戒師字杜哈大師，參拜的禮節，同前一樣，臨別時兩位大師都有袈裟，兩傘分贈我們每個人，據說像這種「格朵」禮節的舉動，在三個月安居期滿（緬甸燃燈節日）那天，還要來一次。回廟後，在做晚課時，住持率領比丘大眾齊在佛前禮祝佛光加被，三月安居期中，無災無病，懺罪功行圓滿，祝禱畢，住持僧將今天信徒送來的袈裟及各種用品，按着寺裡住的比丘僧數，分成一份一份擺着，（沙彌沒有）然後把每個比丘的名字寫成紙團，由沙彌將紙團一個一個放在每份物品上面，各人打開紙團看看，上面寫的是誰，那人一份就歸誰得，自然也有多有少，等好醜不一樣的，這就看各人的福緣了，各人都不會有厚薄的爭論。

從這一天起，寺廟住的是比丘僧，各人都加緊自己的功課行持，照緬甸佛教規矩，在這三個月中最要緊的是比丘不得在寺外宿夜，假若有這種情形，就名曰「破瓦」，意思是把所有功德完全毀棄了，還有重大罪孽。如果自己親生父母死亡了，或者師長亡故，非離寺不可，倒可以方便，但也只准許在外三日，過了三天不回寺，仍然當作「破瓦」，其次，如果遠處施主請去應供，當天不能趕回，亦可在外住宿一夜，可是，必須要有護法前來證明，平時比丘無事不得隨便外出，有正堂事外出，必須要在日出後離寺，日落前回來，住僧大眾每日白天自己各人用功，下午由住持領導修佛法，每隔半月誦律一次，寺廟男女信徒，也每隔八天來寺裡受持「八關齋戒」一天，清晨來寺，日落回去，他（她）們來時，油，人都頭頂着鮮花臘燭，餅，水菓等物品來供佛供僧，他（她）們這一天也同比丘一樣，過午不食，上午一頓飯食，都是自己帶來的。說到信徒給比丘送供養的話，用的什麼都有，只有沒有送錢的，緬甸佛教風氣是清淨的，送與食用用品，比丘是歡喜的，如果送錢給他，他却認為是污辱他，把他當在家人一樣看待呢。假設信徒看着寺廟裡缺少什麼東西需要添補，或者比丘個人要添補什麼東西需要花錢，這樣送錢給他，他是可以接受的，必須說明我爲了什麼，如果說不明細，糊塗塗像我們中國男女居士給和尚送「紅包」佛教，那比丘一定很歡喜的，因爲南方佛教比丘只需要用的，却不需要錢。

「安居節」這三個月期間，比丘每日同平常一樣要出外鉢鉢化飯，仍得去請去，在這一課，就算有時信徒請去應供，在應供之前，仍要去托鉢，自己才敢與家裏人去供養，那末，信徒家裏人供養的，在安居節「中」，施主們所供的飯菜，要比平常講究些，有時信徒特地做好大量麵食點心，和好的菜蔬，送到廟上來供衆，另外，還有他（她）們聯名募化來的錢，做好他（她）們的好菜飯，擺設在十字路口，供養一次，直至安居期滿為止，星期八關齋戒的信徒，如果受過三皈五戒，中不供養比丘，那就算是破戒，他（她）們爲了保持戒品，各人樂意供養比丘，平常可以隨便，自己的安居節「中」就不能馬糊，當可自比，他（她）們認爲在這一時期供養的功德最大。